

室内设计师

INTERIOR DESIGNER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Vol. **37** 建筑改造



室内设计师. 37
INTERIOR DESIGNER

编委会主任 崔恺
编委会副主任 胡永旭

学术顾问 周家斌

编委会委员
王明贤 王琮 王澍 叶铮 吕品晶 刘家琨 吴长福 余平 沈立东 沈雷 汤桦 张雷
孟建民 陈耀光 郑曙暘 姜峰 赵毓玲 钱强 高超一 崔华峰 登琨艳 谢江

海外编委
方海 方振宁 陆宇星 周静敏 黄晓江

主编 徐紡
艺术顾问 陈飞波

责任编辑 徐明怡 李威 王瑞冰
美术编辑 卢玲

协作网络 ABBS 建筑论坛 www.abbs.com.cn



筑龙网 www.zhulong.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室内设计师. 37, 建筑改造 / 《室内设计师》编
委会编.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112-14667-3

I. ①室… II. ①室… III. ①室内装饰设计—丛刊
IV. ①TU23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5698 号

室内设计师 37
建筑改造
《室内设计师》编委会 编
电子邮箱: ider.2006@yahoo.com.cn
网 址: <http://www.idzoom.co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 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制版、印刷

开本: 965 × 1270 毫米 1/16 印张: 11½ 字数: 460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201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ISBN978-7-112-14667-3
(2274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I CONTENTS

VOL. 37

视点	建筑双年，细说从头	王受之	4
解读	建筑改造：喜新念旧 西班牙阿尔卡尼斯镇儿童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松花江路历史建筑更新改造 第二次机会培训学校 彩虹中的幼儿园 Kirchplatz 办公室 + 住宅 天津桃源居办公室改造设计 隐巷工作室 CARO 酒店 花间堂·周庄季香院 AMMO 餐厅 陈家山公园十里闻香楼茶会所 南宋古韵——凤凰山脚下的老建筑 方太桃江路8号厨电馆 外滩老码头 SOTTO SOTTO 奢侈品专卖店		9 10 18 24 28 34 44 50 54 62 70 74 80 92 98
论坛	生活演习——2012 建筑空间艺术展 王澍，差异性的文化视野	王瑞冰 叶 铮	104 112
教育	设计师的摇篮 专访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环境与建筑设计系主任杨茂川	徐 纺	114
实录	南山婚姻登记中心 蒙特穆洛老人院及健康中心 A21 住宅 L 形住宅 橘色明星：锦江之星横店影视城店		122 130 136 144 152
纪行	提前感受北海道		158
场外	张应鹏：“非”之语境		163
专栏	纽约的光与色 凡尘里的现代性 搜神记：路易斯·康	唐克扬 谭 峥 俞 挺	170 172 174
链接	中国（上海）国际时尚家居用品展览会 Foster + Partners：建筑之艺术		176 177

建筑双年，细说从头

撰文 | 王受之



2008年建筑双年展——在彼处：超越房屋的建筑



一个城市，凭自己的特殊的历史建筑、街道，再加上五、六个艺术展览、活动，就能够营造出世界一流的旅游产业，事实上威尼斯就是这样在运作的。六个艺术活动是一整套组织的，包括单年举行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双年举办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每年举行的威尼斯电影节、舞蹈节、戏剧节、威尼斯嘉年华，经年轮回，热闹非凡。在这些节日活动中，嘉年华自文艺复兴就有，是威尼斯自己人的活动；始于1895年的双年展则基本是一个艺术交易会，和巴黎的春秋沙龙类似。双年展本身是一个政府机构，成立之初，威尼斯市长担任双年展主席兼秘书长，1920年开始主席转为由政府任命；1930年把组织权从地方议会交到了国家政府手上，此后的董事会董事一直由政府任命。1968年西方掀起反权威的文化革命，激进主义思潮非常活跃，波及到威尼斯，那年秋天，威尼斯的学生、学者在圣马可广场与“绿园城堡”（Giardini）阻止了这一年的双年展的开幕，抗议双年展已经沦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的“精英文化”，是反社会的。双年展从那时开始全面走向试验性艺术，建筑双年展跟着也组织起来，试验性更加强。双年展机构也不得不改革：组成了“混合型”的新董事会，政府、地区组织、商会、双年展工会各有代表参加，双年展主席和部门策划人都由董事会推荐指定。到了1998年，双年展改注册为“威尼

斯双年展文化公司”，而双年展主席由文化部提名。威尼斯的这六个活动都是由双年展公司来运作的。

双年展表面看是个展览，私底下则是建筑界、设计界、评论界兵戎相见的场所。双年展开幕之前有三天的预展，并且有酒会，叫做“vernissage”，西方评论说这是艺术界、建筑界中不同派别的重要的大聚会，说是个酒会，其实是火药味十足的场所。“vernissage”上经常爆发行业歧见的冲突，那些艺术家、建筑家、评论家酒不过三巡就开始红着眼睛要打架了。酒会中有大量威尼斯特产的鸡尾酒（bellinis），是火上浇油的好材料。三天的预展是双年展各路人马“亮家伙”的时候，反而开幕之后展览中那些后辈膜拜前辈的感叹、粉丝的追逐、求签名求电话号码，都是业余对专业的事，过眼云烟而已。

建筑双年展的试验性很强，往往和形式的关系密切过和建筑本身的关系。照常理来说，建筑起码应该是令人舒适、欢愉的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应该是基本要求，但是在双年展上，往往看到正相反的情况——被策展人吹上天的杰作，绝大部分是让人很不愉快的空间、结构，还有一些则是根本无法使用的空间。建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功能性建筑结构展，扭曲僵硬的形象、空洞的说辞文本、大屏幕上魔幻的图像和精心使人看不懂的镜

头片段都在消耗你的耐心，300m长的“军火库”展厅（Corderie dell'Arsenale），实在是对人的忍耐力的一次长征式的熬炼。

提到“军火库”，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场地。这个“军火库”原来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海军的总部所在地。15世纪这里是海军船坞，造船、军舰补给及维修的地方，存放大量的军械、军火。现在的人去看这个建筑群，倒有点像个要塞城堡，其实那里相当于15世纪的“五角大楼”，地位举足轻重。1895年威尼斯双年展开设以来，一直是在“绿园城堡”举办的，那是一个19世纪沙龙画展式的传统建筑，据说早在拿破仑时期就建造了。在不大的一片园区中散布着双年展的主展馆以及百年间陆续建成的几十个国家馆，国家馆被看作是威尼斯双年展和其他同类型展览的最不同的地方，威尼斯双年展出名大概也因为这个特殊的展区。1980年设立建筑双年展，因为“绿园城堡”内外面积都不够用，因而扩展到“军火库”，因为这个展场空间大，也和居民区有相当距离。这样，双年展就有两个主要场所了。“军火库”成了建筑界的一个“龙门”，一个“镀金”场。而对学习建筑的人来说，这里是近距离接近名师的地方。

双年展本身是对建筑行业发展的一次审视过程，也是提供一个看大师、看热闹、窥探发展方向、了解设计行情的机会，如果回顾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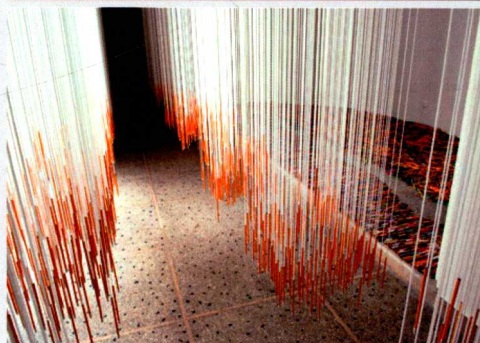
2010年建筑双年展——人们在建筑里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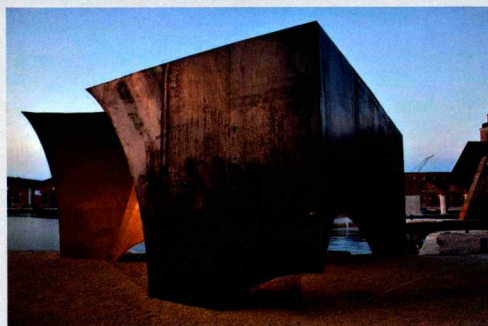
建筑双年展这几十年的历程，对于当代建筑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早在1968年大学生闹事、催生建筑双年展的时候，建筑展是作为抽象艺术展的一部分组织的，没有独立性。第一届展出四个建筑师佛朗哥·阿比尼（Franco Albini）、路易斯·康（Louis Kahn）、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与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的设计图纸、建筑模型和建筑照片。1972年也是展示了四位建筑师的作品，包括当时已经过世的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路易斯·康与日裔美国设计师、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作品是他们设计的未来威尼斯的建筑，是建筑概念展，比第一届显然更加接近建筑本身了。1974年威尼斯双年展董事会委托意大利建筑师 Vittorio Gregotti 策划，他趁此机会建议在威尼斯双年展增设建筑部，他策划的建筑展具有强烈的探索性，之后就逐步演变成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那一年策展主题是在威尼斯的古伍德卡岛（Giudecca）上改造一个废弃的工厂，参加的建筑师提出改造设计方案，有三十多个建筑师在这一届双年展上展出了改造方案。除主题展外，此次展览中还策划了其他几个命题展，比如德国“工作联盟1907”（The Deutscher Werkbund）、“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与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建筑、老城中心展、郊区化展，这次策划使得建筑相

对艺术独立出来，因而大家都公认 Gregotti 是建筑双年展的奠基人。

1980年，Paolo Portoghesi 担任正式的第一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也是他和军方联系使用了长316m、宽21m、高近10m的“军火库”。那一年的建筑展主题是“过去的呈现”（The Present of the Past）。1980年是后现代主义刚刚走向高潮的时刻，因而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主题。策展对现代建筑忽视历史文脉进行了反思。主要展品叫做“主街”（main street），是一组由20个7m×9.5m大小的建筑立面所组成的人工布景，遵循了后现代建筑的“布景式”原则，20组立面共组成了约70m长的“街道”，沿着“军火库”长长的轴线形成了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效果。每个立面由一位建筑师设计，而其中许多都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如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矶崎新（Arata Isozaki）、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等等。我们都记得霍兰的作品，由多组多立克柱子组成，其中一个柱子被半悬在空中，而另一个柱子复制了阿道夫·路斯（Aldo Loos）为《芝加哥论坛报》设计的巨柱式高层办公楼的形式。这次展览除了“主街”之外，还包括三位20世纪大师的作品展，比如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另外还有一个恩涅斯托·巴希尔（Ernesto Basile）的回顾展。





2012年建筑双年展——共同基础

两年之后，Paolo Portoghesi 继续策划了第二届建筑双年展。题目是“伊斯兰国家的建筑”（Architecture in Islamic Countries），主要展出二战之后伊斯兰建筑师的作品。他在策划中提到伊斯兰建筑“关注环境文脉、精神内涵以及对社会基本需求的回应，是与现代建筑的冰冷外表以及自我指向（self-referential）的元素相对立的”。这次策展的构思依然是用伊斯兰建筑作为借鉴推动后现代主义。埃及年轻建筑师哈桑·法蒂（Hassan Fahty）引人注目。西方建筑师在伊斯兰国家的设计也参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路易斯·康（Louis Kahn）在孟加拉国达卡设计的政府建筑大楼的作品模型。

1985年 Paolo Portoghesi 推荐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担任建筑双年展策展人。罗西也是当时风口浪尖上的后现代主义大家，注重历史文脉的再演绎，因此在这一届双年展上他邀请著名建筑师和初出茅庐的年轻设计师展示他们为威尼斯古城的更新与改造所作的设计与构想，场地、问题都是真实存在，而方案则是虚拟、概念的。

建筑双年展不像艺术双年展那样规律，因为资金筹备不容易，在开始的时候有点开开停停。建筑双年展的经费在第四届之后颇为紧张，五年没有举行，到1991年第五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才终于与公众见面。策展人是理论家弗兰西斯科·达科（Francesco Dal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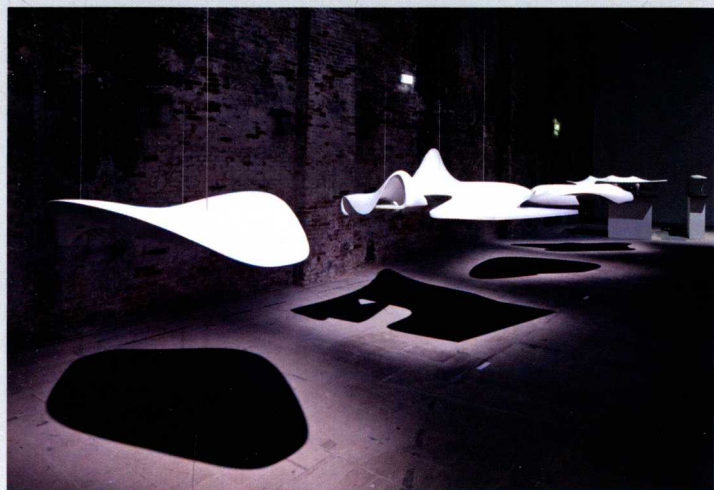
他是前卫设计杂志《Casabella》的主编。达科参考了艺术双年展的模式策展，扩大建筑展吸引力，首次邀请了国家馆成为展览的一部分。这一次有奥地利馆的“蓝天组”参展，美国馆是解构主义建筑师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与弗兰克·盖里的作品，瑞士馆则推出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 Architekten）回顾展。从此，国家馆的参展也成为了建筑双年展的传统之一。如果从建筑史的时序来看，这是在国际大展中第一次全面推出解构主义建筑，从此，解构主义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筑运动，从原来混淆在后现代主义中逐渐清晰起来了。仅仅从这一点来看，达科理论眼界之高，的确令人叹服。

第五届建筑双年展筹备的时候，达科还组织建筑师提出修复双年展现有的场地、场馆，目的是更新和维护古老的基础设施。虽然方案很多，但是最后建成只有一件，就是由当时英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设计的位于“绿园城堡”入口的书店，这个建筑现在还在，是双年展的图书馆。那一届展览中，达科还策划了40位意大利建筑师的联展，组织了43所建筑学院的作品展，这一届展览无论从理论高度、设计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再过了五年，姗姗来迟的第六届建筑双年展在1996年开幕。策展人是奥地利建筑

师汉斯·霍莱因，这是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策展人。展览的主题为“感知未来——作为地震仪的建筑师”，提出两个议题：传统建筑、传统城市和未来如何用新技术联系起来；议题二是反对单一建筑学派固步自封，这里有明显的对后现代主义开始清算的动机。这届双年展推出了后来所谓的“明星建筑师”（Starchitects），到21世纪就成了普遍现象了。“大腕”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方案展出，引起建筑界对解构主义广泛的兴趣。这届双年展还有安藤忠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库哈斯等一大批明星的作品。用“涌现的声音”（Emerging Voices）主题推出新人，比如瑞士建筑师卒姆托（Peter Zumthor）、荷兰新锐建筑师本·凡·贝尔克（Ben van Berkel）、日本女建筑师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纽约设计小组 Elizabeth Diller and Ricardo Scofidio，这些人日后都成了大师。这段历史，后来被很多建筑师视为双年展具有镀金功能的证据。这次双年展也是第一次给获奖建筑师授予金狮奖。第五、第六届展览标志着建筑双年展从制度上与形式上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

由于严格的古建筑保护法律规范，“绿园城堡”展区已经很难再进行新的建设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的展览集中在“军火库”，



2012年建筑双年展扎哈作品

那里的旧厂房不断被更新用于安置新的展览空间，建造新的国家馆，展览主题更加多元化。2000年第七届建筑双年展的主题是“少些美学，多些道德（Less Aesthetics, More Ethics）”，策展人是意大利建筑师 Massimiliano Fuksas。他用巨型屏幕展示了20个当代巨型城市的图景，当时的全球经济膨胀、文化平庸、老城衰败，成了国际性的困境，建筑面临的问题不是“美”，而是基本的道德底线了。

2002年第八届建筑双年展，策展人是英国建筑评论家 Deyan Sudjic，主题叫“下一个（Next）”。这一届的展览更加关注建筑物本身，内容很实在，天马行空的概念少了，平实近人多了。建筑被按照类型划分组成展览的不同部分：独栋、单层联排、集合住宅，高层综合建筑，博物馆、剧院、教育类型的公共建筑，商场为主的商业建筑，等等。在高层综合建筑中颇有看点，很多著名建筑师都展出了1:100尺度的实体模型。这次的双年展重实际的特点很突出，对建筑材料的重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有参展的人都必须展示设计使用真实材料的建筑局部，因此展览上有各种砖、玻璃，金属构件，这和以前几届仅仅展示图纸与石膏模型大相径庭。

2004年第九届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是瑞士建筑评论家 Kurt W. Forster，主题是“变形（Metamorph）”，探索了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如

何改变当代建筑。电脑技术、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已经促使建筑本身完成一次“变形”，按照这个技术促进变形的思路，展览内容分为几个部分：转换、地形、表面、氛围、巨构等等。纽约建筑事务所“渐近线”（Asymptote）重新设计了军火库原来长方形、纵线的展览空间，用延绵波浪式的曲面，创造出许多横切面组成新空间。

2006年第十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是英国理论家 Richard Burdett，主题是“城市：建筑与社会（Cities: Architecture and Society）”，与2000年的展览一样，焦点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大都市问题。不过这次展览没有邀请任何建筑师或艺术家参展，在城堡花园的意大利馆，来自12个国家的研究中心展示了他们有关城市问题的研究成果，呈现的是对当代城市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在军火库展区，巨型投影下的影像将全球范围内的16座超级城市变为了展览的对象。针对人口密度、城市扩张的速度、城市中的暴力以及衰落和城市交通与流动性的问题，通过详细的数据及其图像，将现在城市的真实状况呈现在参观者面前。当然，建筑界也有人批评这次展览是“社会地理学，而非建筑学的展览”。

2008年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是美国建筑评论家 Aaron Betsky，主题是“在彼处：超越房屋的建筑（Out There: Architecture Beyond

Building）”，意在“指向一种‘非房屋’的建筑，从而面对社会的关键议题；展览要通过展示与场地相关的装置、影像及实验帮助我们理解并评估当代世界，在其中适宜的存在方式，而非展示房屋这建筑的坟墓”。建筑是有关房屋又“超越”房屋的一种存在。军火库的大仓库空间主要展示大尺度模型、装置作品，展览邀请一些前卫的建筑师和事务所展出自己的作品，比如 Diller Scofidio + Renfro，UNStudio，Greg Lynn 等等。

2010年第十二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为“人们在建筑里相遇（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策展人是妹岛和世。她是建筑双年展的第一任女策展人，并且在同年刚刚获得普利兹克奖。策展主题是非常难选择的，策展人一般是出一个题目，为了避免矛盾，多数策展人都选包容万象的题目，比如“变形”，基本等于没有题目；“少美多德”，也等于没说，有些评论家说那次的双年展展品反而缺乏道德底线，全部走形式主义方向，适得其反。妹岛和世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人们在建筑里相遇”，其实有界定的作用：首先是要有人和空间的关系，不能够只有形式；其次是必须有建筑，不能够仅仅是个建筑构件，第三是人需要在建筑内部有互动：见面、聊天、说话、欣赏。这三点很厉害，因此第十二届双年展就有看头了。



2010年建筑双年展——日本馆

妹岛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就提到自己的想法：“21世纪刚刚开始，许多彻底的改变正在发生。在这样一个快速改变的环境下，建筑本身是否可以使得当下的新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变得清晰？这次展览希望可以作为一次机会去体验建筑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同时说明其实现途径的多元化；而其中的种种都能代表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因此妹岛并没有将展览分为若干主题或某种逻辑顺序布置在不同场馆，她解释说：“我们尝试去控制展出的节奏，而非某种概念性的联系……一些作品能在白色的空间（意大利馆）中闪耀，而另外一些则在军火库会表现更好。”军火库是座长而深广的建筑，以往的策展人通常以这个空间作为容器，在密闭空间中植入一个个体块，而妹岛却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了整改这座建筑上，展览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获得一个空间。妹岛说：“建筑展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展出实际的建筑物。所以，这次展出的目的是展示一系列的单独空间，而不是通常的微型建筑模型。”这一届双年展呈现了一种以前几届少有的清新感和条理感。

2012年8月29日，第十三届建筑双年展开幕，策展人是英国建筑师戴维·齐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他认为“建筑师这个身份和我们自己以及普罗大众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因此将本届主题定为“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希望能够展现出一种有活力、相互联系的建筑文化，在建筑所涉及的精神与物质领域提出讨论，拉近展览内容和建筑面对的对象之间的关系。齐普菲尔德是个纯粹现代主义建筑家，几年前我因为一个他在杭州设计的项目和他举行过一次对话，谈到了设计的方方面面，感觉他很理性，也很低调。这一届建筑双年展也因他而获得了一个不走极端的均衡面貌，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老老实实从地上做建筑。齐普菲尔德谈到，双年展是关于建筑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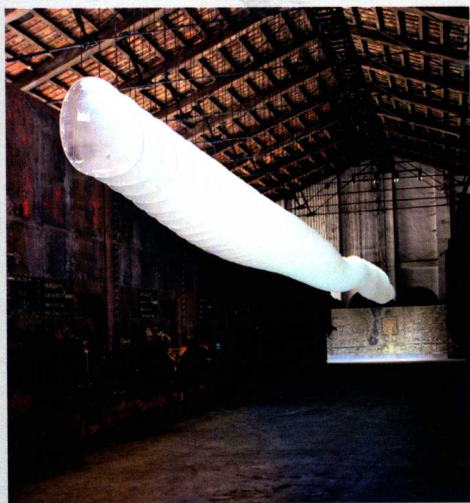
建筑师的，对于公共空间的考虑应该被放置于建筑日程的最上方。他希望游客能够穿过中央展馆，然后被这一过程所震撼，从而了解建筑师是如何创作他们的作品，如何将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展览的重点将是建筑的创新和研究，而不是最终产品。

55个国家分别在“绿园城堡”和“军火库”打造了国家馆，安哥拉、科索沃共和国、科威特、秘鲁和土耳其五国首次参展，103位成名已久的和新锐的建筑师、摄影师、艺术家、评论家和学者共襄盛举。这届建筑双年展评选出了两座金狮奖、一座银狮奖和四座提名奖，几乎都是关注普通人生活的项目。伊东丰雄策展的日本馆以“众人之家”（Home-for-all）为主题，关注日本震后的普通人的居所，获最佳国家馆金狮奖。展览的呈现方式以及随着展品呈现的当地居民的故事都使得展馆“独一无二，而且和普通观众有着切身关系”，组委会认为“它抓住了‘共同基础’这一主题的精神”。最佳项目展览金狮奖则被授予了由Urban Think Tank和Justin McGuirk策展的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非正式垂直社区的探讨项目“Torre David / Gran Horizonte, 2012”。通过一座墙壁上布满照片和故事的委内瑞拉风格的餐厅演绎一座烂尾楼中的自发社区形态。该社区中呈现出的废弃建筑的力量令人震撼，组委会对设计师发掘非正式社区的行动表示赞赏。

此次双年展，中国馆由建筑评论家方振宁任策展人，用“原初”这个主题阐释齐普菲尔德提出的“共同点”。方振宁认为该主题就是希望探讨最初拥有的共同的东西，因此，中国馆五件作品的设计者都被要求回到设计的最初状态，并将其抽象化地加以表现。

今年的双年展刚刚开幕，整个面貌还在逐渐展开，需要一些时间观看、研究、思索。两年一度的建筑大展，总能给人以启发和思索，我很期待这届双年展对于当代建筑的促进。

2010年建筑双年展——中国馆



建筑改造：喜新念旧

撰文 | 李威



在许多欧洲设计师的履历中，“项目”这一栏里，除了公共空间、办公空间、酒店餐饮、商业住宅这些分类，往往还会有一个“renovation”，也就是老旧建筑改造再利用的项目。能够独立成为一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在欧洲改造项目的任务量是比较大的。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情绪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即便建筑历史不够悠久，不能归入历史建筑行列，想要拆旧建新也要面临极其复杂繁琐的手续和漫长的磋商讨论，不太会像国内拆迁那样飞速地“摧枯拉朽”，因此，无论业主还是设计师，都要在如何妥善利用老旧建筑上动足心思。

而在国内，仅从“China”已被戏称为“拆哪”这一现象就可看出，无论是有历史意义而值得保留的建筑物，还是状况尚好的三五十年的旧屋宇，甚至是新建不到十年的大楼，只要“有关部门”和开发商的大笔一挥，叫你今天房倒，明天便只剩废墟。或许正因为我们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这样多的遗迹、文物、历史建筑，似乎毁掉点儿不要紧。说国人现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种现实似乎已经变成了短视和功利。

因此，我们在做这期“建筑改造”的主题时，除了介绍国外新近的精彩改造案例，更希望找到更多优秀的国内项目，展示老建筑在高明的设计师手中，仍可焕发出动人的光彩。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寻找的过程，较之搜集住宅、精品酒店、办公空间或商业展示空间的项目要困难得多。

当然，也还是有积极的一面。无论如何，国内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以及对于非历史建筑的旧有优质建筑的再利用，都越来越受到全社会和设计行业的关注。国内狂飙突进式的建设潮已渐渐呈现平缓的趋势，而重拾文化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于现有条件下不能或不宜作为文物而原样维护保存的老建筑、建国后特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工业建筑，以及因各种原因废弃但结构状况和建筑质量均较为良好的普通旧建筑，如能将其妥当而合理地进行改造并加以利用，不仅可以保留历史进程中宝贵的人群共同记忆，同时更能节省大量的物质资料，对于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也是极大的促进。所幸，近年来，这样的项目还是越来越多了。以上海为例，前些年的1933老场坊、近期的外滩源、老码头等集群改造，都是可圈可点的案例。而在北京，从798等老厂区的改造再利用，到现在的普通四合院改造，项目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空间效果也更加异彩纷呈。台湾对于老旧建筑的改造则走得更远，许多设计师在对空间结构和物料的重新规划之上，更注重对老房子所承载的时光和记忆有所保留和呈现。

贪新鲜是人类的共性，我们自然也无意阻挡任何人追求平地起高楼的快感。但喜新的同时，偶尔也回头看看，念念旧，应该也不失为一件乐事。毕竟，无论一个人、一个街区、一个城镇，乃至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未来。 ■

西班牙阿尔卡尼斯镇儿童中心

REFURBISHMENT OF A MARKET HALL AS A CHILDREN'S CENTER ALCANIZ, SPAIN

撰文 藤井树
摄影 José Hevia
资料提供 César Rueda Boné

设计 César Rueda Boné, Miquel Marín Núñez
业主 Alcañiz City Council
面积 1 260m²
建设时间 2010年8月~2011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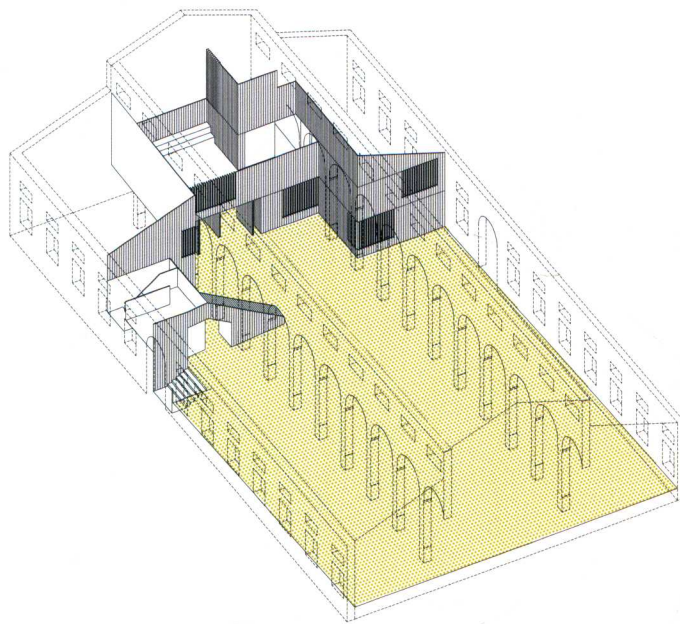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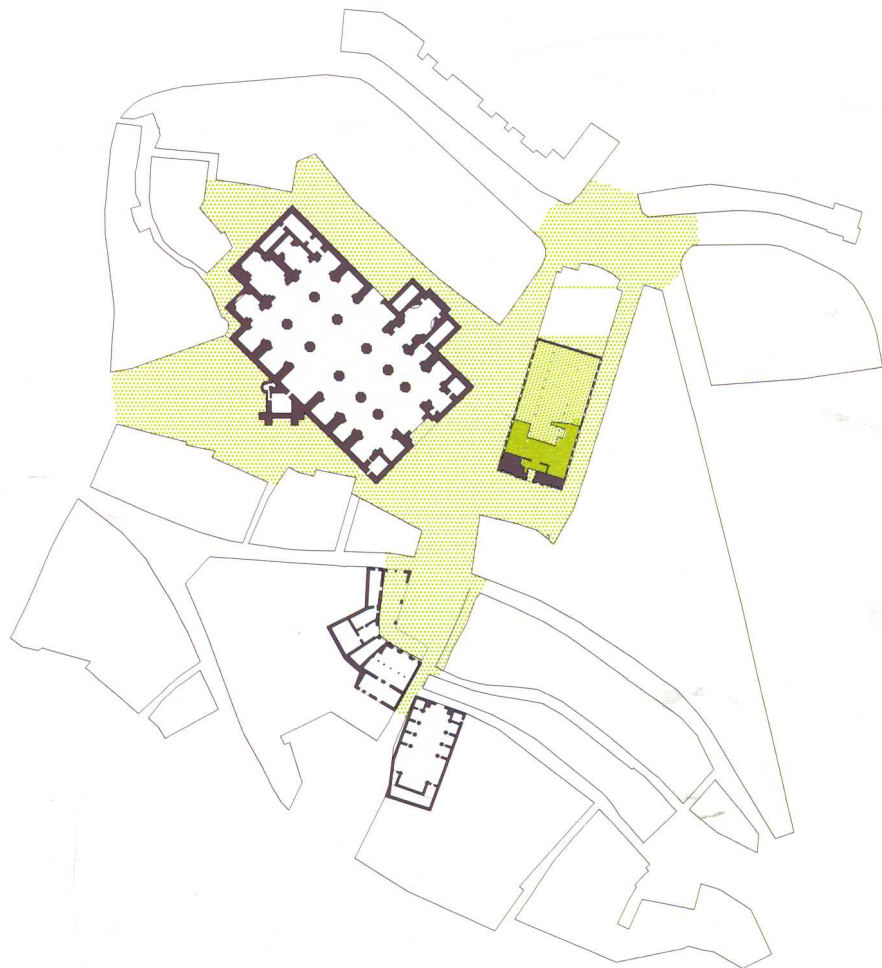
西班牙阿尔卡尼斯镇的旧集市，已经多年不再作为集市所在地，但现如今在西班牙建筑师 César Rueda Boné 和 Miquel Mariné Núñez 的合作下，再次成为了城镇广场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具有社交及教育用途，并流淌着流逝时光的公共空间，改造后的新中心用作孩子们的游乐、学习以及生日派对场所。设计师表示：“这个设计的前提是保留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旧集市，并尝试保持它原始的空间品质完整、不受损伤。”在一些旧有元素得以保留的同时，建筑内部的大量空间通过新建元素的引入，已重新与环境相连接起来。

主大厅里保留下来的两列整齐排列的柱子，漂亮的拱形，以及高屋顶占领了人们的大部分感官，使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庄严的教堂。新元素的引入则主要通过使用轻量级的建造技术得以实现：上部结构由金属与薄木片构成，分割空间的结构由松柏木材和石膏板构成。地板表面使用绿色合成橡胶覆盖，创造出—个可供孩子长久游戏和活动的耐用空间。

在主大厅一侧，在柱子间，建筑师插入了两层的木结构，围成了不同层次、相对地彼此封闭隔离，却拥有连续不断的同质表皮的教育用途空间，包括几间教室和一个幼儿游乐园，这个区域同时也作为主大厅的入口及出口，使人在这些空间之间的流动更加方便。每个分割空间的外部纹理则通过木片的不同布置方式得以营造，木片或垂直于墙面，形成封闭外表面；或平行于墙面，形成开放的格子状外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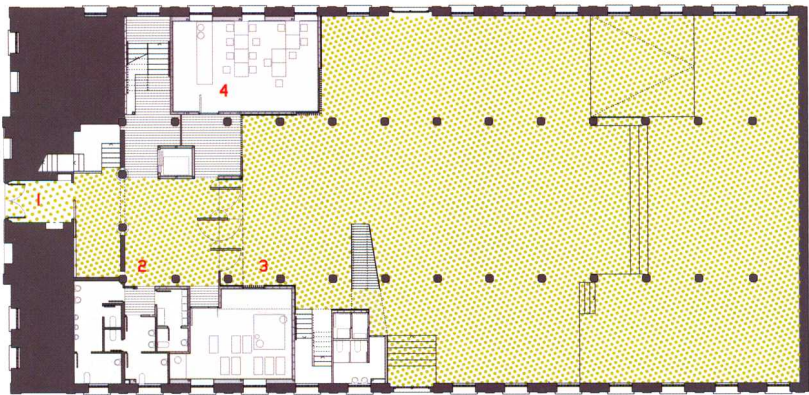
能在完整保留一个旧建筑设计的同时，还依然能独立于既有的建筑结构，创造出一些完全崭新与现代的东西，创造出这个开放、多功能的儿童中心，这是一次关于占用、尊重和可逆的演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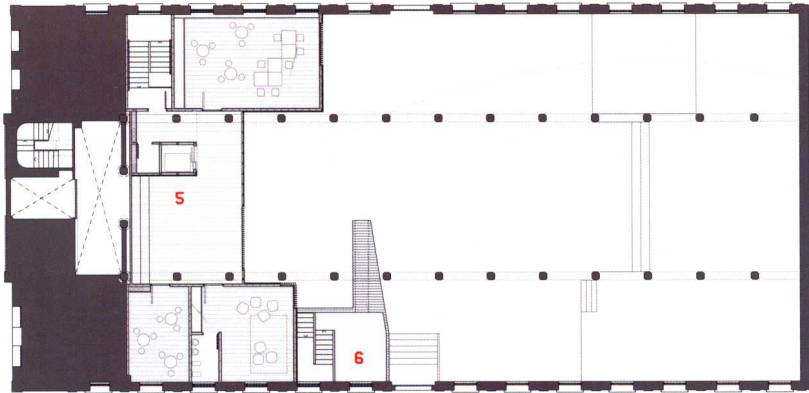
- 1 建筑外立面
- 2 轴测图
- 3 区位图
- 4 两层木结构，形成了教育空间和一个儿童游乐园。绿色合成橡胶地板，创造出供孩子长久活动的耐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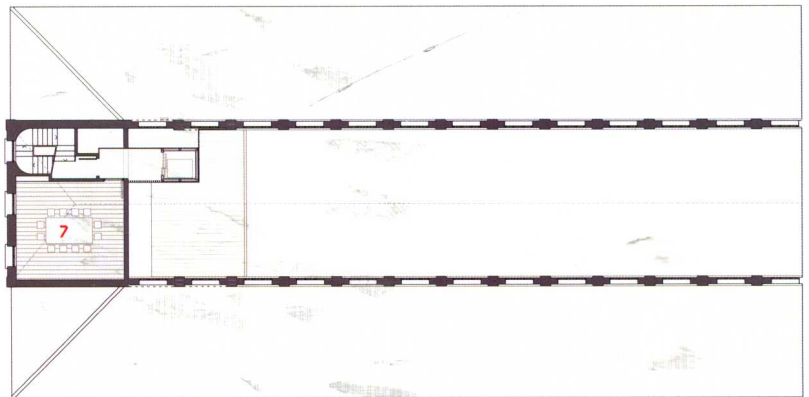
一层平面

- 1 入口
- 2 前厅
- 3 儿童游乐园
- 4 教室



二层平面

- 5 开放教室
- 6 儿童滑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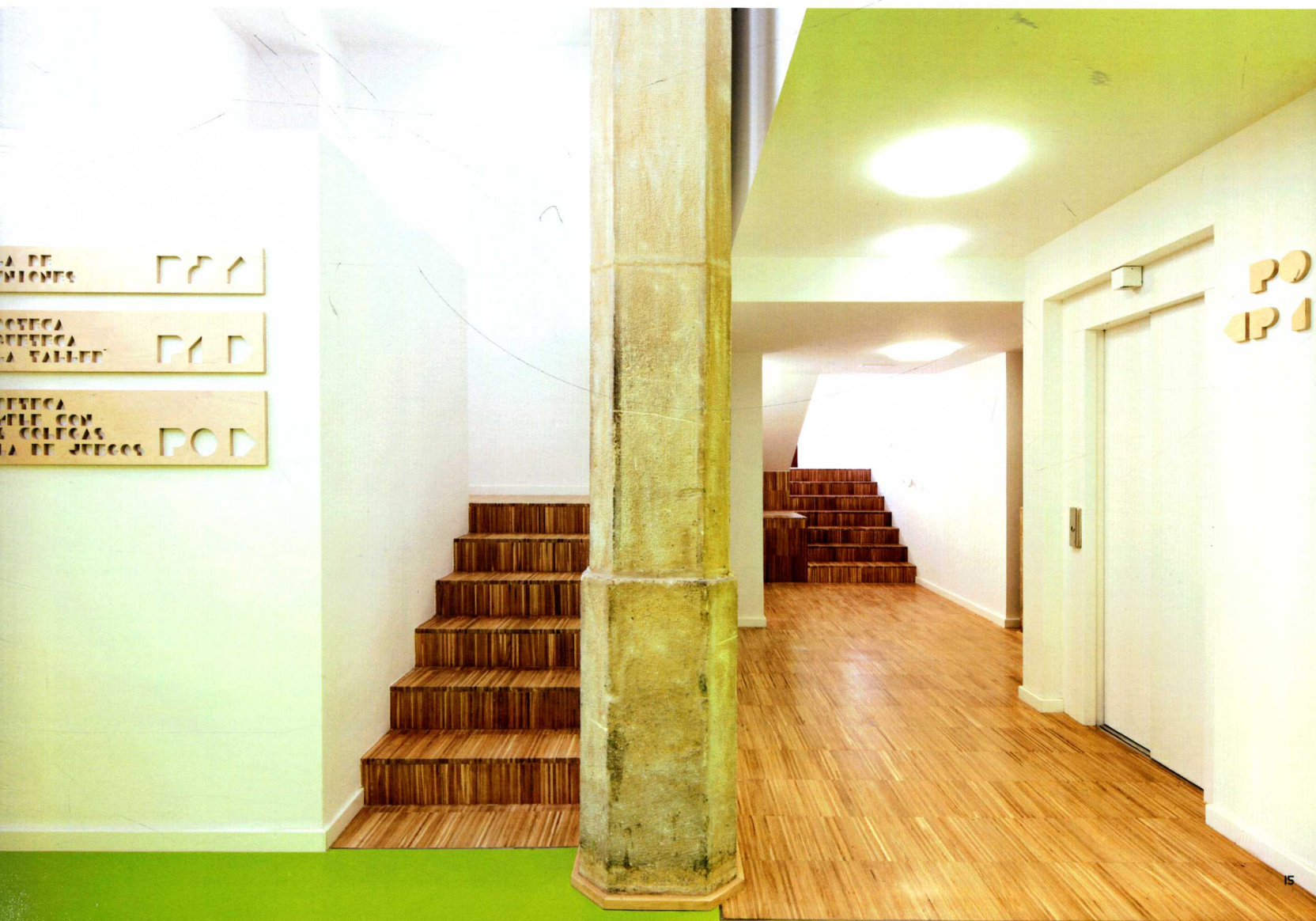
三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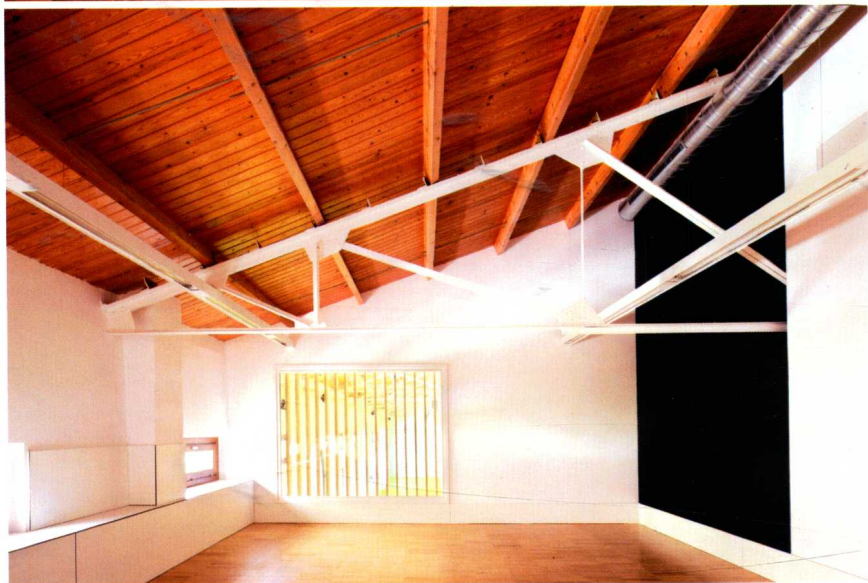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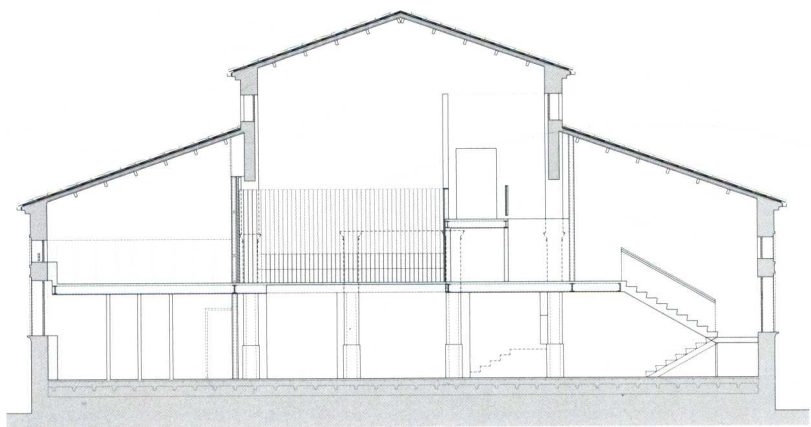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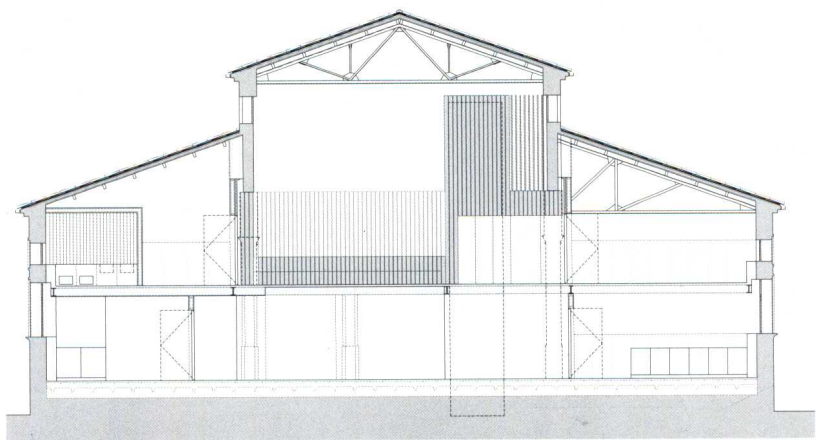
- 7 公共大厅



1	3
2	4

- 1 各层平面
- 2 新旧元素的融合
- 3 前厅
- 4 标识牌，由前厅的楼梯通向不同层次的空间





1	5
2	
3	
4	

- 1-2 剖面图
3 开放教室
4 教室
5 由儿童滑梯上层看内部空间